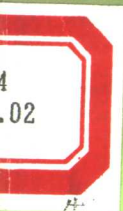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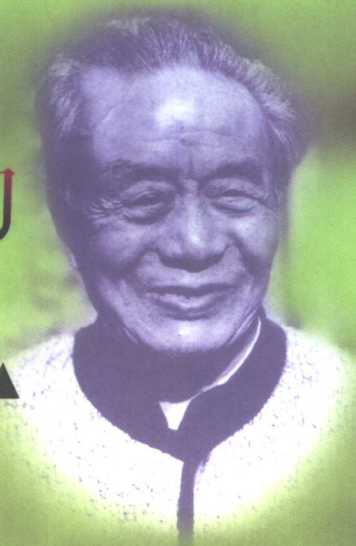


晓雪◎著

……
论艾青的诗

明光自由房唱唱听的
光阳自牢我歌地意民
爱了爱进我声愿人
我最走我关不让我大不给人
夺我我你们偏你们唱给
你们把你们我歌你是
我的歌我的

生 活 的 牧 歌 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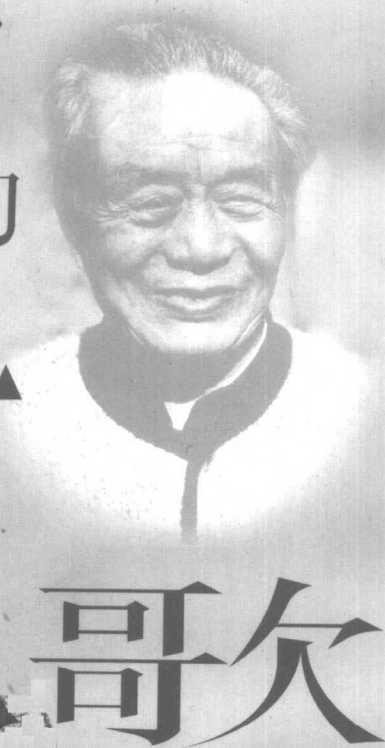
晓雪●著

……
论艾青的诗

生 活 的 牧 歌

明唱唱听的
光阳自牢房
爱了爱进
最走最关
我夺我
你们把你们
你们的歌
我的歌

de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晓雪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7

ISBN 7-02-002422-X

I. 生… II. 晓…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2017 号

责任编辑:王清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125 插页 3

199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13.00 元



(上图) 艾青与作者亲切交谈。
(下图) 作者与艾青及其夫人高瑛在一起。

1988年秋·艾青寓所
1995年11月29日·艾青寓所

艾青致晓雪的一封信

晓雪同志：

我和你结的是诗缘。

五十年代，你的大学毕业论文《生活的牧歌》对我的作品理解很深。我曾为有你这样的读者和研究者而高兴！

五七年六月，我陪同聂鲁达夫妇去云南，第一次见到你，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反右中，你因我蒙受批判。在二十一年艰难岁月里，每想起受我株连的朋友和读者，心里就隐隐作痛。当我们再次见面，你已迈入中年，我是老人了。我们成了忘年交。我们虽然天各一方，但我始终是关注着你。只要见到你的文章，必定一读。你的作品和你的为人，被熟悉你的人所称颂。

我已属于历史，而你正在诗坛岗位上，肩负重担。我坚信诗歌事业前途光明。

我多年生病，已走不出家门，我为不能亲临你的作品研讨会深感遗憾。

衷心祝愿研讨会圆满成功！

祝你和夫人身体健康！

艾 青 1995年11月28日

目 录

艾青致晓雪的一封信	1
生活的牧歌	
——论艾青的诗	1
诗人的青春	
——喜读艾青近作	108
给人民以最好的东西	
——再谈艾青近作	144
继续研究艾青	
——《生活的牧歌》再版后记	177
艾青的诗美学	193
我们时代伟大而独特的诗人	
——在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216
初版后记	236
三版后记	237
哭艾青	238
他回归土地,与土地永存	
——痛悼我敬爱的诗人艾青	243
朴素谦虚的诗坛泰斗	
——送别艾青	251

生活的牧歌

——论艾青的诗

“我生活着，故我歌唱。”

“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

——艾青

在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上，走来一位有才华的、有深刻影响的杰出诗人……

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在中国历史上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看见他眼里满含泪水，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一支芦笛，吹着，吹着，吹着，吹出了这苦难的土地上人民的忧愤、诅咒和悲哀……

当芦沟桥的炮声一响，我们又看见他满脸喜悦和兴奋，在“复活的土地”上，“乘着热情的轮子”，奔“向太阳”，高举“火把”，以充满信心和力量的激昂高亢的声音，向在黑暗中悲愤地战斗前进的人民发出了“黎明的通知”，他的火把点燃了千万颗年轻的心，他的声音长久地长久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鼓舞我们前进……

接着，从革命的圣地延安，我们又听见了他对革命领袖和新社会新生活的热情的歌颂，我们听见了他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光辉成就的热烈的祝贺和赞美，我们听见了他“向毛泽东同志”、“向中共中央委员会”、“向新民主主义”、

“向春天一般灿烂的未来”、“向民主、强盛、繁荣、自由、幸福的人民共和国”发出的激情的欢呼……

然而在他欢呼过的“未来的共和国”诞生后，在人民根本摆脱贫困落后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我们却很少听见他的声音，而且根本就没有再听见他的像《向太阳》、《火把》那样热情洋溢具有强大的思想艺术力量的声音……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是多么希望听见他的更热情、更有力、更激动人心的歌唱呵！

很显然，对这样一位诗人的研究，探讨他的创作的发展道路，分析他的诗的艺术色彩和思想光辉，评价他的成就和贡献以及指出他近年来创作中的缺点和问题，这已经成为目前摆在我们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了。为了诗人，也为了我们时代的现实主义诗歌，我们必须把这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任务分担起来。

第 一 章

但我要发誓——对于芦笛，
为了它是在痛苦的被辱着，
我将像一七八九年似的
向灼肉的火焰里伸进我的手去！
在它出来的日子，
将吹送出
对于凌侮过它的世界的
毁灭的咒诅的歌。

——《芦笛》

这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初，野蛮的白色恐怖统治像黑压压的乌云一样笼罩着整个中国，日本侵略者已经窜进祖国的东北大门，敌人把血腥的屠刀放在我们的脖子上了，而置祖国人民利益于不顾的蒋介石集团还在执行着“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向红色苏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广大农民在苦难的土地上含着眼泪流着汗，千千万万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国人被迫忧愤地沉默着……

而那些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蠕动着渺小的灵魂，那些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的资产阶级诗人们，却还在哼着无病呻吟的虚无缥缈的哀歌，哼着“我不知道风是在向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黯淡是梦里的光辉”（徐志摩），哼着“我悄悄的去，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哼着“我是比天风更轻，更轻，是你永远追随不到的”（戴望舒），哼着“……来到此地泪盈盈，我是颠连飘泊的孤身，我要与残月同沉”（戴望舒）……

而当时曾经引起注意的《汉园集》（与《大堰河》出版于同一年即一九三六年）的三位作者——何其芳、李广田和卞之琳——也只在怀着寂寞空罔的心情，低唱着“飘在空中的东西”（何其芳），低唱着一朵白云、一片青天、一轮明月和几点星星……

我们文学的河床里奔涌着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逆流，我们的诗坛上飘散着世纪末的颓废伤感的靡靡之音……

就在这个时候，青年诗人艾青唱着忧愤的沉洪的生活之歌走上现实主义的诗坛。

当然，现实主义一直是我们的文学、我们的诗歌的壮阔的主流。作为时代的子孙和人民的代言人，诗人艾青不是一个人孤独地出现的。和他同时出现、引起广泛注意的重要诗人

还有“时代的鼓手”田间和“农民诗人”臧克家等。他们继承了以著名的前辈诗人郭沫若、闻一多和蒋光慈等为代表的革命新诗的战斗传统，各自以健康的清新的声音组成了新的现实主义的大合唱。三位青年诗人一开始就是走着不同的路，具有不同的艺术色彩和创作风格的。田间是三位诗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的第一部诗集《未明集》出版时他才十八岁。他的诗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生活斗争气息，以简短跃动的诗行和紧张急骤的旋律著称，特别强烈地表达了那抗日救亡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时的激怒、忧愤、骚动的民族情绪和时代精神。臧克家以熟悉、同情和热爱农民，并把大量创作献给乡村主题而获得了农民诗人的称号。他的诗，毫无粉饰地表现了旧中国农村的充满了“磨难”和“苦斗”的生活，表现了“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的农民的命运，形成一种独特的在形式上朴素严谨、在情绪上深沉郁闷的创作风格。而艾青则又不同，他的诗一开始并没有田间诗作的急骤的旋律、跃进的节奏和战斗的情绪，而与臧克家的谨严的风格和深沉的哀恋的情绪也迥然不同。他和臧克家一样是比较熟悉农民并深深地同情农民的，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献给一个受尽苦难含着眼泪死去的农妇形象的。但他的诗不是柔婉的哀歌和幽怨的乐曲，而是从形式到内容都无所顾虑、无所羁绊的激情的哭诉和愤怒的诅咒。诗人是忧郁的，他的诗也无疑是渗透了忧郁情绪的，但这忧郁和忧郁情绪又有着不同于一般的特殊的意义和异样的色彩，它一开始就与战斗的激愤搀和在一起。内容上的忧郁的激愤的情绪和形式上的浑厚的磅礴的风格就成了艾青早期诗作的最基本最显著的特色。

我们知道，艾青是浙江金华县人，一九一〇年生在一个地

主家庭里。幼年寄养在一个贫苦的农妇家，“感染了农民的忧郁”（《艾青选集·自序》）。少年时代受过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影响，一九二九年留学法国，三年后（1932年）回国参加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不久就被捕。著名的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和其它一些诗就是在狱中写的。出狱后有好多年一直呆在东方最典型的半殖民地的大都市——上海。这出身和经历直接影响了、锻炼了甚至形成了他的诗人的人格、个性、思想情绪和艺术风格，使他的诗一开始就以显著的独特色彩闪耀着艺术的光辉，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面对着苦难的祖国和苦难的人民，诗人是忧郁的、哀愁的、恼闷的，但也是激愤的、反抗的，充满了斗争的渴望的。他毕竟是受了五四革命思想的熏陶和痛苦生活经历的锻炼，他在产生《马赛曲》和《国际歌》的国家里，看见了荒淫与无耻，也看见了苦难和抗争，他懂得了在这样一个时代“应当学会由于爱而憎，由于人道思想而蔑视一切”（赫尔岑），他开始“饿着肚子”“把芦笛自矜的吹”：

人们嘲笑我的姿态，
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
人们听不惯我的歌，
因为那是我的歌呀！

——《芦笛》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诗人早期的诗——包括出版于一九三六年的诗集《大堰河》和另外一些短诗。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诗人最初发表的诗作。这首诗一方面显示了诗人优异出众的才华和纯朴浑厚的艺术风格，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表露了诗人与人民的深刻联系，表露了诗人对处于饥寒交迫中的贫苦农民的深切同情，和对造成这一切苦难的旧社会制度的誓不两立的思想立场。当然，这一切，诗人艾青不是通过客观主义的叙述或枯燥无味的呼喊表现出来，而是通过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个性感受和深切真挚的感情表现出来的。读着这首诗，我们感到既不仅是一个知识青年在含着眼泪讲述农民的悲惨故事，也不只像一位人道主义诗人在对我们朗诵一首悲壮的诗歌，而是一个真正在痛苦、善良的农民保姆怀抱里长大的“农民（大堰河）的儿子”，在向我们倾诉他的保姆大堰河的悲苦命运和血泪生涯，声音里浸透了深情的怀念和哀痛，更燃烧着战斗的悲愤和激怒……

诗人以最深挚的敬爱和最饱满的热情来追悼和歌颂他的保姆大堰河。在这首浑厚磅礴、感情深湛的抒情长诗中，诗人创造了一位纯朴忠厚、勤劳可爱的农妇形象。——“为了生活，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她就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她含着笑，切着冰屑窸窣的萝卜，她含着笑，用手掬着猪吃的麦糟……”她含着笑，生活着，劳动着，用自己的乳汁哺养着别人的儿子。这是一位多么纯朴、善良、仁慈、可爱的伟大的保姆！这又是一位多么坚强、乐观、勤劳、能干的农妇的形象！然而在那样的时代，她的命是非常苦的，辛酸的奴隶般的生活终于累坏了她，她死了，痛苦地死了：

大堰河，含泪的去了！

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

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

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
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
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
大堰河，她含泪的去了。

读到这里，我们的眼眶湿了，我们好像看见诗人也满眼泪水站在我们面前。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并不感到绝望或悲观，而是更加深了对旧社会旧制度的认识和愤怒，更加强了对造成大堰河的悲苦命运的黑暗现实的不满。诗人的深情的哀悼里贯注着热烈的赞美，诗人的伤痛的回忆中震响着坚强的声音。诗人不是站在地主家庭的立场，也不是站在客观主义的第三者的立场，而是站在深深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的革命者和“大堰河的儿子”的立场，来“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来塑造和歌颂这一抒情诗的崇高的朴实素美的农妇形象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农民的热爱，我们听到了诗人对这连“芦笛也是禁物”的“不公道的世界”的控诉和诅咒！我们感觉到，诗人的思想情绪和艺术生命正是从祖国的土地上、从人民的感情中产生出来的，诗人一开始就唱出了人民灵魂深处的声音。

别林斯基说：“诗人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是他的祖国的公民，他的时代的子孙。”（《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419页）又说：“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转引自《苏联人民的文学》上册，128页）艾青在他的初期的诗作里，就显示了作为一个诗人的这一最基本最主要的特点。我们从他的第一部诗集《大堰河》和其它一些早期的短诗中看出，他的艺术生命是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之

中、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的。他的诗篇里表露了诗人自己和人民在思想感情上的深刻联系，显示了诗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使自己和祖国的大地混合为一的深厚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情绪。所以，也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人们能在诗人的忧郁中认识自己的忧郁；在他的灵魂中认识自己的灵魂。”（转引自季摩菲耶夫：《文学发展过程》147页）我们看看诗人早期的其它诗篇吧：《一个拿撒勒人的死》以对理想的坚强信念歌颂了牺牲者的伟大；《马槽》以无限悲悯同情的心绪，抒写了一个“被弃的女子”和她的儿子——“一个拿撒勒人的诞生”，那“带着悲伤离开了马槽，雪花飘上她的散发，无声地，她去了”的形象，是对这罪恶世界的最有力的控诉；《画者的行吟》表达了诗人在塞纳河畔的流浪心情和他对“流浪者们的王国”的向往；《马赛》和《巴黎》以激荡的强烈的旋律，唱出了诗人对资本主义都市的厌恨、憎恶和夹带几分依恋的诅咒——“看城市的街道 摆荡着，货车也像醉汉一样颠仆，不平的路 使车辆如村妇般连咒带骂地滚过……在路边 无数商铺的前面，潜伏着 期待着 看不见的计谋，和看不见的欺瞒……”——从诗里，我们听见了都市的使人心神不安的喧嚣的声音，我们看见了资本主义这个魔鬼的妖艳、淫荡的面貌和阴险、丑恶的灵魂，诗人的透入事物本质的体察、他的深刻的感情和独特的典型化才能，使诗篇具有了巨大的思想容量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太阳》、《春》、《生命》和《黎明》则更以强烈的乐观情绪和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表达了诗人对光明的渴望、对生命的喜悦和对“人类再生之确信”：

从远古的墓茔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它以难遮掩的光芒
使生命呼吸
使高树繁枝向它舞蹈
使河流带着狂歌奔向它去

当它来时，我听见
冬蛰的虫蛹转动于地下
群众在旷场上高声说话
城市从远方
用电力与钢铁召唤它

于是我的心胸
被火焰之手撕开
陈腐的灵魂
搁弃在河畔
我乃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

——《太阳》

而当我看见了
你
披着火焰的外衣，
从天边来到阴暗的窗口时啊——

我像久已为饥渴哭泣得疲乏了的婴孩，
看见母亲为他解开裹住乳房的衣襟
泪眼迸出微笑，
心儿感激着，
我将带着呼唤
带着歌唱
投奔到你温煦的怀里。

——《黎明》

这样的诗，应该说是从特有的角度最充分地表达了时代的感情和人民的聲音的，我们从里面看到了诗人的战斗的个性和明朗的灵魂，看到了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里的、诗人创作中的生气勃勃、金光闪闪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看到了诗人的思想品质和艺术性格的一个本质的光辉的方面。这些诗，在表现进步知识分子对光明的向往、对斗争的渴望方面，在表现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广大人民——首先是青年——对现实的不满和他们的被压抑的抗争情绪方面，都是深刻的、典型的、强烈有力的。

谈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着重地提到诗人早期的另外一首诗：《煤的对话》。这首诗写于一九三七年春，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全国乌云密布，一场巨大的时代的暴风雨正在酝酿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与一切卖国求荣、屈膝投降的主张作斗争，而不少的汉奸卖国贼以及反动派的文人帮凶却还在千方百计地散布着“不战也亡，战也亡”的悲观思想，也有一些天真善良而没有眼光的人们真的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对祖国人民的力量发生了怀疑。在这样的时候，诗人是怎样表示他的态度呢？他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是怎样看的

呢？《煤的对话》这首浪漫主义的深刻有力的诗回答了这个问题：

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万年的深山里
我住在万年的岩石里

你的年纪——

我的年纪比山的更大
比岩石的更大

你从什么时候沉默的？

从恐龙统治了森林的年代
从地壳第一次震动的年代

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

死？不，不，我还活着——
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

这里的煤，显然就是古老中国的象征，就是民族灵魂的象征。呈现在读者心目中的是一个多么不甘奴役的古老的伟大的形象，是一个多么渴望斗争的坚强的燃烧的灵魂，鼓动在字里行间的又是一种多么强大的乐观的思想情绪和艺术力量！